

笑傲五十年

2



笑傲五十年



笑傲



50
年

指责当道 不惜坐牢

笑傲五十年

著 者	李 敖
责任编辑	宏 宇
出 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发 行	呼伦贝尔盟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天津市大东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80506-958-7/I·138

定价:25.00 元

目 录

笑傲五十年

“笑傲五十年”题辞	(3)
笑傲五十年	(4)
李敖画像	(7)
幸亏有我	(10)
大人格与小人格	(15)
好人坏在哪里?	(22)
好人笨在哪里?	(26)
你没人格还是我没人格?	(27)
现在是我们关心自己人格的时候了!	(31)
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34)
孤独伴此生	(35)
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38)
殷师母的觉悟	(39)
子夜神驰	(42)
如此亲人	(45)
“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	(50)
“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	(52)

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54)
论“从心所欲”	(56)
今天的我的人生境界	(57)
希金斯案的正义意义	(59)
一九八九年元旦杂感	(62)
奇情与俗情	(65)
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70)
郑成功真是大丈夫	(75)
遥想汉卿当年	(77)
至今犹忆李将军	(82)
我们相信	(85)
给书呆子上一课	(87)
帮李远哲复习一课	(89)
为失败而笑	(101)
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103)
如果敌人是混蛋	(109)
何妨投死为韩凭	(111)

君子爱人以色

“君子爱人以色”题辞	(115)
灵肉可以分家吗？	(116)
“不见可欲”与“见可欲”	(121)
大中华·小爱情	(125)

论高中女生被性骚扰	(135)
答“花花公子”	(139)
李敖论结婚	(140)
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142)
呼吁马英九别跑了，带是停止性交吧！	(145)
妇女梦与鬼交	(148)
“即且”——“鸡巴刚刚用过了”	(152)
办报要如鸡巴中正	(156)
乱世中的乱伦	(157)
“邵玉铭”三字无字不淫	(160)
斥“皮条客”自立晚报	(163)
许晓丹的历史教训	(168)
病中散记	(177)
“瑞士妇女大示威”书后	(180)
日本女人讨厌日本男人了	(186)
君子爱人以色	(188)
读旧约笔记	(189)
耶稣被吐口水	(199)
贞德的选择	(202)
教皇谴责堕胎是伪善的	(206)
我要吻周联华	(208)
妖僧亡国记	(211)
妖僧林云	(214)
妖僧林云与蒋氏父子	(216)
佞佛·毁佛·欢喜佛	(219)

辟佛四绝	(227)
美德州玉佛寺香火鼎盛志疑	(228)
加强取缔神坛?	(230)
教棍敛财全有道，寺庙收入真惊人	(231)
伪君子与伪宗教	(234)
和尚和女人	(236)
佛教徒瞧得起女人吗?	(239)
看你还做真和尚	(241)
回向	(252)
从大便姿式看全盘西化	(256)
在台湾看天命	(258)
金兰杂诗	(261)

只爱一点点

“只爱一点点”题辞	(266)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267)
“唯有恋得短暂，才能爱得永恒”	(270)
说真幻	(273)
他会为爱情同我结婚	(276)
霸王·公鸭·情书	(277)
“张飞的眼睛”和的一封信	(282)
殉情必读	(283)
论淫	(290)

公开手淫与公开意淫	(293)
杂谈女人	(295)
新女性与驴	(301)
从珍芳达的后悔谈到政治不是众人之事	(304)
男人多搞女人，女人少搞政治！	(307)
从胡茵梦看新女性的独立问题	(309)
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311)
对胡茵梦伪造文书案的证词	(314)
满人为患	(320)
副本林青霞收	(322)
我看处女寇乃馨	(326)
风度全在一吻中	(328)
林洋港领导下的“巨奶症”	(330)
腿上功夫	(332)
女人大腿上的“丝路之旅”	(334)
上帝与服装	(335)
写给模特儿看的	(337)
水德夜里别出水，连战床上休性交	(341)
“中正大学历史所性骚扰事件调查报告”序	(343)
与鸡巴偕大	(347)
求是与鸡巴	(349)
为老二解惑	(353)
“青年日报”广告揭竿而起一柱擎天	(356)
许晓丹是国民党的救星	(359)
许晓丹是民进党的救星	(363)

男人做事女人当	(366)
好汉做事别人当	(369)
老鸨做事老鸨当	(372)
东山岛与东山妓	(374)
林洋港与妓女接客	(377)
论“狎妓‘超时’”	(381)
寻乐哲学	(386)

“笑傲五十年” 题辞

凡是超过五十岁的外省人，谁不在台湾五十年？五十年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有一个外省人，他“连续”在台湾五十年——一天都没离开过。他不但“连续”，并且还一路反国民党伪政府，一路神气活现的笑傲五十年。他是“红色恐怖”的缺席者、“白色恐怖”反抗者、“绿色恐怖”的讽刺者，他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是民进党，他独来独往，他独当一面，——他是“泰山石敢当”。

笑傲五十年

浮海半世纪，
笑傲五十年。
真正男子汉，
不用月经棉。
一不不可止，
不不不没完：
不讲什么学、
不谈什么玄，
学说皆狗嘴，
一律不自然；
不信什么教、
不逃什么禅，
宗教皆狗屁，
大脑变浅盘；
不入什么党、
不进什么团，
政治皆狗屎，
吐它一口痰！
我是大丈夫，
天下第一男，

一人敌一国，
骂人讨人嫌，
宁当老妖怪，
不做小可怜，
戳天干天怒，
凶神怒下凡，
独来又独往，
专门把人缠，
一切靠自己，
不靠好人缘。
自己又是青，
自己又是蓝，
生平无所恋，
所恋在红颜，
自非吴三桂，
不靠陈圆圆。
不再十七岁，
没有那么甜；
只爱一点点，
没有那么粘。
不靠大家乐，
不靠快乐丸，
或靠威而钢，
聊饮青春泉。
浮海半世纪，
笑傲五十年。

老眼空四海，
不坐五湖船。
不去蓬莱岛、
不去桃花源，
只见浊水溪，
不见易水寒。
一朝安乐死，
化做李龙眠，
遗爱捐医院，
枯骨临风前。
生时做猛虎，
濒死变春蚕，
春蚕到死丝方尽，
李敖一去兮不复还！

李敖画像

李敖的远祖大概不是汉族而是苗族，他们在十四世纪，被强迫移民到山东。到山东后五百年，他的文盲祖父偷渡到东北。他的父亲用吉林省公费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从此李敖就登记为吉林人。

一九三五年李敖出生的时候，东北已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满洲国”，李敖常说他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由于不甘心“泪尽胡尘里”，他们全家搬到北京。李敖在北京念书，自新鲜胡同小学以至市立四中初一上，然后转到上海缉梨中学初一上。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他随家到了台湾，随身带了五百多本藏书，年纪只不过十四岁。

到台湾后，李敖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进了初二上，可是到了高三上他就自动休学了，他讨厌令人窒息的中学教育。后来以同等学历考入台大，先学法律，后学历史。毕业后做了一年半少尉预备军官，退伍再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可是他又自动休学了。——他写文章攻击起自己学校的黑暗，他不高兴再念了。

李敖二十六岁起，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了四年，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十四年的“牛棚”生涯，包括以叛乱罪名，被乱判八年半在内，家也一再被抄。其处

境，从在狱被刑求逼供等角度看，实比在大陆文革期间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凄惨。

李敖四十四岁时复出，可是两年后，国民党再度以冤狱判他半年，目的在中止他“恶势力”的扩张，并把他斗倒斗臭。但是有着度过“冰河期”历练的他，苦战不懈。他从揭发国民党司法与监狱的黑暗开始，大规模的延续他自文星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写作，把国民党搞得焦头烂额。他出版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本。这种连“金氏世界纪录”（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都不可思议的纪录，充分看出李敖的坚韧与顽强。

事实上，国民党只是首当其冲而已，李敖的威力半径，把一切人间的错误与不义，都统统加以扫荡，因此他得罪的，不止国民党。他树敌之多，史所罕见，并且每周以几何级数增加中，但他毫不在乎，他绝不怕得罪人。他说敌人不分大小，他都有耐心一个个解决，他绝不做烂好人，不做没是非的乡愿。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无惧小人们争言其非。为了真理与信念，他绝不怕孤立。因此，这个单身汉兼工作狂，整天把自己埋在十万本藏书中，东征西讨，使人血压高。

李敖有他独特的做人方式。他性好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他在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他在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他在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李敖自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李敖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朝夕不保，死生以之，这样的怪杰，天下还有吗？